



开在枪口的 鲜花

丁 芒 著

KAI ZAI QIANGKOU DE XIANHUA

开在枪口的鲜花

丁 芒 著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开在枪口的鲜花

丁 芒

责任编辑：李昆纯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印刷厂印刷

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4,000 印张：5 印数：1—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120 定价：0.51元

目 录

开在枪口的鲜花·····	(一)
深夜的号音·····	(三十)
亲人的心·····	(三九)
粮食·····	(四八)
山炮营长的儿子·····	(六三)

开在枪口的鲜花

在苏北打游击那几年，日子都在路上过；在一个庄子上住一两天不动，那简直是稀罕事。有一次，刚打完一仗，部队撤离战场，急行军八十里，来到我们的中心区。上级说要开展“三查三整”新式整军运动，准备在那儿驻扎一个星期。

啊呀，一个星期！简直没法想没法说！过惯了每天行军百儿八十里、用脚步来丈量时间的的生活，忽然，一个星期不挪窝，日子长得象一年。

仲夏天气，苏北大平原上刮着火黄的热风。

为了使驻地生活过得舒服一些，我们除了都架上门板铺，在墙上钉了一排木橛子挂枪支和挎包以外，还把文件箱里的东西通通拿出来，摆在老乡家的小木桌上，布置出个办公桌模样来。我们还从村外砍来些树枝，七手八脚在老乡家屋前，搭起了一个凉棚，想用树叶把热风筛过，向空气里渗进一些绿色的荫凉。

正在我们吵吵嚷嚷，忙上忙下的时候，机关政治指导员领来了个半大小鬼，仰着脸朝我们说：“分给你们报社了，当通讯员！叫刘得海！”

早晨到达这里时，就听说在伙房的骡马、挑子中间，发现了一个孩子，也不知夜里他是从哪里混进队伍里来的，口口声声要参加队伍，怎么动员也不肯走；说急了，就哭，一边哭，眼睛一边瞟着端给他的玉米饼汤，就是不吃。指导员实在给他缠不过，只好向上级拍胸脯，保证把他照顾好。这样，他才得到批准参了军。

我从凉棚架上爬下来，仔细把他端详了一会：他约摸十二三岁，面色苍白，眼睛特大，长得倒挺俊。我问他：“几岁了？”

他大概不满意我的目光，带着挑战的口气，喊道：“十六！”说着把军衣的前襟向上一提，气鼓鼓的，故意不正眼看我。

“你扯什么谎，鬼才信你十六！”我半开玩笑地说，“好吧，干革命可不是爬树摘果子吃，得好好地干！”

他朝我转过脸来，满脸怒气，嘟着嘴，嘴唇微微抖动，一声不吭。马上又把脸别过去，好象根本不屑于回答我的话。

我们就这样见了面。小鬼气性好大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理我。

我们“三查三整”，他除了打饭打菜、搞点清洁工作外，还要到管理股去听指导员讲政治课和参加队列训练。因为他个子矮，管理股给他发了支卡宾枪；就是这样，走起来枪托也还直碰他的小腿肚。

孩子很聪明，没过几天，老兵的一套着装的学问就都学到了手：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边，上下一般粗细；小瓷碗，也不知找谁弄了个布罩子，布罩子上面还缝了个大大的红五星；卡宾枪口上插了个红头绳做的小缨子，又挡灰又好看；帽子也请人仔细地缝小了些，戴上去敦样得多，敬起礼来，手指朝帽檐上一碰，有多神气！可是，衣领太大却是个难办的事，他穿着那衣服，就象套了个大口袋，风纪扣扣上了，也等于没扣。为此，他没有少挨别人嘲笑。起初他还唉声叹气，后来惯了，也就满不在乎了。

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，我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流动生活。可也就经过这一星期，小刘就大有老兵的模样了，连说话也都是老嘎嘎的。他原来的野性渐渐露出尾巴来，有时弄得我们很火。

部队打响水口，我们都跟到前边去采访。小刘象个地老鼠似的，到处乱蹿，神出鬼没，刚说着话，转眼就无影无踪。我们一来替他担心，怕他出事；二来也觉得他太不守纪律。等他一露面，我就警告他：“不许单独

行动！再不听话，回去关你禁闭！”小刘吐了吐舌头。

土围子里都是作恶累累、老百姓恨之入骨的土顽头儿，当他们最后抵挡不住我军的攻击时，就打开圩门朝东冲了出来，妄想突围逃走。我军早埋伏好，一顿机枪、手榴弹，把他们干得一个不剩。田野里，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具具敌人的尸体。

战斗一结束，附近苦难深重的一些老百姓，出于仇恨，都一拥而上，有的用木棍戳着敌人的尸体，有的龇牙咧嘴地咒骂着敌人。

我也被老乡们的情绪感染了，怀着兴奋的心情，采访了一些材料，晚上就住在响水口圩子里，点上油灯，连夜写稿。

晚饭以后，小刘又跑得无影无踪了，在他说来，这是常有的事。我猜想他不是去打听战斗故事，就是和通讯班的小鬼们吹牛去了，并不在意。稿子写完，夜已深了，却还不见他回来，我倒有点担心起来。新打开的围子，万一有残敌埋伏下来，打黑枪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我连忙赶到通讯班一问，他们说小刘刚走，再一追问，谁也说不清他到哪儿去了。只有一个小鬼想说又停住了，一副尴尬的神情。我看出苗头，故意吓唬他说：

“快讲，小刘究竟哪去了？这里不是中心区，出了事谁负责？”

他果然吓慌了，连忙说：“他到成遍的敌人死尸那儿去了。”

“走！”我连忙拉着这小鬼，要他带上枪，和我去郊外找人。

正是月黑头，田野里一片苍茫，五步开外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了。我们深一脚，浅一脚，小心翼翼往前摸，唯恐踩着死尸。

走了半里远，我心想：尸体也就在这一片了，怎么还不见他？身旁的通讯员忽然拉拉我的衣袖，指指前面的一个黑影说：“那不是他吗？”

我们赶过去一看，小刘正蹲在一具敌人尸体旁。我没好气地喊道：“小刘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别吵！”小刘老嘎嘎地说。

“啊呀！你这个小鬼，真是乱弹琴！”我气得直出粗气，也不知怎么批评他才好。

小刘慢慢地站起身来，跟着我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给他加了塞紧子，要他一切行动听指挥，还规定他每天识五个字，把字块贴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，一路行军，一路记字。到地方住下来，我们编稿子，也给他巴掌大一块纸写字，作为他一天的作业。他是个山猴子屁股，哪里坐得住，我们一个不留神，他就颠了。罚他做两份作业，他照样颠，真拿他没办法。

转眼过了半年多，春天又来到了苏北平原。经过一年的斗争，环境逐渐好转了。小刘的变化也很大。一天傍晚，我们照例整理好挑子、背包，等待集合出发。本来象这样的時候，小刘最神气了，就象个山雀子似的，到处跑，头颠尾巴掀，嘴里没完没了地喊着唱着。可这天他却安静地坐在墙边，头低着，舌头也不动弹了，眼睛也象阴了天。前些天，我们就发觉小刘眼睛发红，象是哭过，“这猴子也哭？”我们不大相信，心想大概是灰迷了眼。现在这样子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，我不时用眼角扫一掃他，观察他的动静。

不一会儿，他抬起头来，没头没尾地问我：“‘阶级’两个字怎么写？”

我抓着他的手，一笔一划地写给他看，一边讲解什么叫阶级。小鬼睁大眼看着我，原来象流水似的眼睛，现在却象深潭，那么安静，那么幽深；小嘴微张着，象要把我每句话都吞下去。

我暗暗纳罕。行军中，我和机关指导员走在一起，谈到小刘的反常现象，从他那里才知道：小刘刚参军时恰逢新式整军，在战士中进行诉苦教育的时候，他象个野驹子，玩不够，就是坐在那里听课、开会，魂也不在身上。后来，事务长到刘家洼称公粮，和村长拉呱，无意中说到小刘身上，这才知道他就是刘家洼人，他一家

人都被地主刘大麻子活埋了。那天晚上，西北风刮得呜呜的，刘大麻子突然带着一帮还乡团摸进了村，直奔村西头小刘家，把他的死对头刘得胜一家子堵住嘴，拖到野荡子里活埋了。那时候，这儿还是边沿区，村政权和民兵都是游动的，虽说村不离村、区不离区，活动范围也有七、八、十来里，可等到得了信赶去，地主早颠了。也不晓得小刘是怎么逃出来的。指导员摸了这个底，就常找小刘谈心，启发他的阶级觉悟，还让他在班里倒过苦水。

“唉！”指导员说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也难怪，还是个孩子嘛。那天他诉苦眼泪流了足足有一酒盅子，可一转身，照样睡得呼呼的。”

我说：“毕竟有些不同，今天出发前，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象个小老头。看来是考虑什么了！”

果然打那以后，小刘渐渐变了样。他似乎很快就成熟了，做起事来闷着头，象在放低姿势冲锋，不那么好玩了，语气也不那么老嘎嘎的了，话变得简单明了，象他方方正正写在本子上的字，我们都很重视这些变化，但想到他毕竟还是孩子，怕他憋坏了，倒时常找点由头来和他玩，寻开心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他会又露出原来那副皮猴儿的脸相来，笑痛人的肚子，有时恶作剧，又恨得人牙痒痒的。不过，这种场合毕竟少多了。

有一次，打完一仗后，部队撤下来休息，我们忙着写了份捷报，准备很快印出来散发张贴；其中俘虏和缴获的数字，还想最后由参谋处核实一下。大家手里都忙着，我只好让小刘送到参谋处去，并且吩咐他：“这是重要稿件，要对方打个收条。”我是怕小刘误事。

参谋处黄处长是个胖子，挺爱笑，一笑，下巴的肉就跟着抖动，他还特别喜欢和那些通讯员、警卫员、司号员、译电员闹着玩，一空下来，不是揪小张的耳朵，就是刮小李的鼻子。我们小刘原是个“四脚白，家家熟”的顽猫，他的活动范围，早超出了政治部的界线，扩展到司令部来了，免不了就和黄处长混得很熟。

这天小刘来参谋处送稿件，正好碰到黄处长。

黄处长亲热地捏了捏小刘的嘴巴说：“小鬼，怎么好久没来？”他见小刘有点腼腆的样子，叹口气又说：“瞧你，几时变成个大姑娘了？来来来……”他从皮挎包里掏呀掏，掏了个东西出来，神秘地招招手：“给你个好东西，你猜猜！”他把手别在身后。

小刘被他的样子逗乐了，突然猴子似的一拧身，就蹦到黄处长身后。胖子赶忙车转身，小刘却早又跳了过去。胖子的两手终于被小刘捉住了。小刘使劲掰开胖子的手指一看，原来是飞机上的机关炮弹壳。这是小刘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。司令部小号兵就有一个。这玩艺儿

比步枪弹壳大好几倍，黄澄澄，光闪闪的，敲上去丁丁响，比金铃子叫还好听。司号员用它能吹出号谱来。

小刘得到这个宝贝，好不喜欢，抓着黄处长的胖胳膊，咬了一口，表示由衷的谢意。黄处长痛得歪着嘴，咝咝直抽冷气，骂了声，“这小鬼！”

小刘这才想起自己的任务，连忙把稿件递给黄处长。黄处长边看稿边说“怎么还赖着不走？”

“要收条。”

“等我查对好，要小李送去。用不着收条。”

“那不成。说好要收条的。”小刘倔强着脖颈说。

黄处长抬眼看看，见小刘那副顶真的神情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就又故意逗他：“没有纸呀……这样吧，”见小刘腮帮子鼓得老高，就朝印章上哈哈气，“噗”地往上一盖：“这就是收条。我当红军小鬼的时候，也这样领过。行了吧，小鬼？”

小刘满意了，只要是个收条就行。他就带了这个盖了红印的腮帮子，一路吹着炮弹壳，回到政治部。通讯班的小鬼一见，都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这是啥？”

“收条吧。”小刘认真地说。

“倒象挂了花！”

“哈，给你媳妇儿捎回胭脂啦！”

“别神气啦，这算啥？擦掉算了！”有人说说着就想动手。

小刘急得捂着腮帮子，喊：“不成不成，我还没完成任务哩！”拔腿就跑回了报社，一本正经地喊了声：

“报告，任务完成了！”说着，就鼓鼓腮帮子，指着那颗红印，请我们验看。

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新鲜的收条，心里好笑。可印章清清楚楚，足见小鬼是道道地地完成了任务。我当然只能表示接受。再看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更觉得小鬼根本不是在开玩笑；他心中已经生长了一些什么新的思想。

这后来，我们到盐阜区活动了一段时间。这里是水网地带，河沟纵横，七湾八汊，人到里边象进了迷魂阵，不熟悉的人常常是进得去出不来。河面虽说不太宽，可水常有一人多深，要过部队，无法徒涉，只好架桥。我们这支部队是“旱鸭子”，到了这里，起初还感到新鲜。行军时，小刘看到远远近近的大风车，就高兴得大喊大叫：

“瞧，这么多戏台！这里文娱活动开展得真普及呀！”

战士们谁都否定不了小刘的判断，想到以后随时能看上戏，心里倒也乐滋滋的。

后来，怨言越来越多了，倒不是弄清楚了大风车不是戏台有些失望，而是那遍地的水，起脚动身都要和水打交道，尤其是那倒霉的稻田埂，走上去简直象走在骡子背上一样。一下雨，田埂上就象泼了油，脚踩上去一滑老远，动不动就滑到稻田里，弄得浑身泥水淋漓，连牲口也跟着受罪，陷进稻田时，被倒提着尾巴往起赶，鞭子棍子朝身上揍。碰到这类事，小刘是最热心的，因而一行军，他身上从没干净过，连耳朵眼里都涂了污泥，只有两只眼睛骨碌碌地在转动。

参谋处发了通知，号召大家学游泳，把“旱鸭子”改造成“水鸭子”。小刘响应最积极，他早早晚晚，饭前饭后，一有空就下河、居然不久就练就了一副好水性。

重阳节了，风吹到身上有些寒意，夜间行军，露水冷冰冰的，衣服也能给打湿。

那天，我们部队要横渡一条大河，赶去苏中参加兵团组织的战役。河上架的是浮桥，桥是用一条条小船横串在一起的，上面铺搭门板，走上去晃晃悠悠的，很不稳当。部队过桥，倒没出漏子，我们机关驮子多，那就热闹了，不是牲口的脚踏破了门板，夹在那里动弹不得，就是马鞞子翻下了河，人喊马嘶地折腾到后半夜。我们被堵在河边上，看着这乱糟糟的情景，干着急，暗

暗埋怨工兵连没有把桥架好。这时，伙房驮粮食的大青骡子踩翻了一块门板，身子一歪，跌倒在一只小船上，整个浮桥一齐剧烈地晃动起来。紧接着就听见扑通一声，什么东西掉下了河。人们只顾拉骡子，抢救粮食，闹得象水开了锅，谁也没有在意。只有在我身边的小刘眼尖，一个大跨步蹿去，就跳进河里。我们只听到水响，隐约看到人头在水面上浮动。转眼间，小刘已经向岸上走来，两手托着一个人。大家立刻赶去，我张口接过来一看，不由得失声惊叫起来：

“这不是卫生员小秦吗？”

小秦已经被淹得眼直翻白，两手冰冷，呼吸微弱。我们把她放在地上，七手八脚地替她控水，做人工呼吸。小刘却水淋淋地站在一旁，不上来插手救人，也不拧一拧身上的水，两只手只顾在自己的衣服上搓来搓去。

小秦完全苏醒了，我倒杯热水，要小刘拿给她喝，小刘却一拧身避开了。小秦喝完水，精神更好了，就讲起刚才落水的经过，还问是谁救了她。只听得那班通讯员七嘴八舌地嚷开了：

“那还有谁？小刘呗！”

“怪不得小刘眼尖，成天盯着的呀！”

“小刘见你落水，命都不要了！”

.....

小秦被说得脸埋胸口，不敢看人。我这才弄懂了个中秘密，怕小秦吃不住，一挥手喊道：“行了行了，尽说些废话。没事了，快准备过河！”

我们终于全部过完河，急行军向战地进发。小刘只闷头走路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心想：这小鬼，是因为暴露了秘密，不高兴吗……想到秘密，我也就悟到，他入伍不久，就红红绿绿地打扮起来，那瓷碗套上的红五星，卡宾枪口的红缨缨，还有草鞋上的花球球……八成是小秦的手艺吧？哼，这小鬼，人小心到不小，本领也不小，半年多就交上个大姑娘。

一直到仗打过了，回到苏北进行战斗总结，小刘都不象过去那么活跃，好象添了件心事。我特别注意到，只要谁提起他救小秦的事，他就一拧身走开。我心想，年轻人脸嫩，架不住啦。我特地找指导员，请他跟通讯班小鬼们打个招呼：开玩笑适可而止，不要弄僵了，惹出别的事来。小刘救人，是高尚行为，应该尊敬他，不要尽往那些事上扯。

通讯班一致评小刘二等功，政治部机关开了庆功授奖大会，给小刘发了奖状和奖品：牙刷牙膏。可是，也不知道是班上评功的时候闹僵了，气的，还是脸嫩，小刘连庆功大会都没有参加，奖品只好由我领来转交。

当晚，我把这些东西送到小刘面前，拉着他的手表